

## 吾辈当自强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1年1月30日

语录：建构国家精神如果能更贴近民心民生，或许才是一种吾辈当自强的务实希冀。

参加政策研究院年度旗舰研讨会“2011年新加坡透视论坛”过后，年轻同事问：到底什么是新加坡精神？为什么我们一直周旋其中又总是没有结论？论坛有三个主题，新加坡精神是其一，令许多人津津乐道，因为还没有一套大家都认可的精神。

会上讨论新加坡精神时，经常跟身份认同挂钩。两者之间关系的确密切，却不能替换。身份认同关心个人与社会及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而精神是一种内向的探索与情感的质的依归。个人身份认同可从语言、文化、性别、职业、宗教、家族等各方面来建构，在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对象，也可引发不同的身份认同。然而，国家精神应该是贯彻的，一种“在脑后”的姿态。它可能影响身份认同，也可以彼此独立存在。另外，精神是要去发挥的。例如，在球场上发挥虽败犹荣的体育精神；在营役生活中积极参与义务工作是发挥献身精神；牺牲个人利益为大局着想是发挥团体精神，还有各式各样如法治精神、爱国精神等等。而身份认同，顾名思义，是为寻求符合当下所要体现或被引发的身份的理解与接受。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精神若得以发挥，则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随之提升。因此，政府热衷建构国家精神，呼吁人们认同发挥，国家治理便循之有道。

以国家或地区作为“精神支柱”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许多成功的例子。美国精神算是佼佼者，香港精神在亚洲社群里的辨识度还算高，其他如台湾精神、新加坡精神、马来西亚精神，都还在各自土地上努力构建。就连拥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也得在不断演变的国际局势与国内民情中寻求精神定位。中国去年颁发数个“国家精神造就奖”，得奖人包括电影明星、导演、芭蕾舞家等等。主办单位让这些人获奖，或许因为他们的努力成果让国家沾光，让中国人以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亲国情绪得以倍数提升。人们在情感上有多亲近自己的国土，国家精神就有多凸显。这跟“爱国”情绪可以是重叠却并非必然关系，就如无法完全认同强势语境里的国家精神的人，并不表示他的国家认同意识就一定薄弱，更不会影响他的其他身份认同。

美国总统奥巴马带红的“Yes, We Can”（是的，我们行）精神，跟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个梦）一样，鼓舞群众、振奋人心。这句口号的精神涵盖面广，展现小鸟飞过沧海的个人努力，有长刀所指、所向披靡的群体力量，也有坚强向逆境挺进的豪迈气势。从语言上分析，它如尖锥入肉，让人血热心跳，所用的第一人称复数“we / 我们”，从小众到大众，让听众对号入座，产生共鸣。另外，这句口号由当时属弱势群体的代表（非裔美国人、在野党、年轻候选人）口中说出，加强了口号精神的迫切性和使命感。其意识正面积极，也是美国人面临经济衰退、反美情绪普遍时所渴望提升的精神层面。美国人最后发挥了这个精神，把第一个非裔总统

选入白宫，而这个精神也自本土蔓延开来，只要到网上搜索，就能看到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引用吾辈当自强的精神。

这种拼搏精神我们也有（过）。亚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赖雅英博士在论坛上提议国人延伸“怕输”心态，重温祖先“爱拼才会赢”的逆境求存精神。论坛上的课题也包括新式英语（Singlish）和“投诉文化”。然而，这三种特质都缺乏鲜明的正面意识，甚至被诟病嘲讽（这样的评价正确与否，另当别论），因此要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这些特征尚未成熟。

至于由政治领导人推崇的任人唯贤、团结合作、不怕艰难、理智果断、分享成果的要求（见《联合早报》2010年8月29日，《李总理：继续发扬我们独有的新加坡精神》），个人感觉稍欠生活的力量，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多重期许，也由于缺乏在地出产的精神层面，虽不能说没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却很难引发内心的激荡。任人唯贤作为一种价值的推广无可厚非，要成为国家精神还须经历多层磨练以获认同。会上有人提说，咬紧牙关共渡难关是经历过SARS的人都能深深体会的。诚然，但要将它推广为国家精神，会否过于强调“牺牲”、“艰难”、“辛苦”呢？国家要渡过难关需要硬政策，而要鞭策人民咬紧牙关共渡难关，或许需要一些软推动吧。综观与会者讨论的“怕输”、“新式英语”、“投诉”，甚至“记忆流失”等，都是生活体验，在政策上没有务实的考量却有殷切的期许。建构国家精神如果能更贴近民心民生，或许才是一种吾辈当自强的务实希冀。

（作者是语言人类学者、政策研究院研究员）